

我为母亲掏耳朵

■ 聊城 张敬恩

“掏一下耳朵真是舒服,特别是你给我掏耳朵的时候,简直是一种享受。”看着母亲脸上洋溢的笑容,我鼻子一酸,泪水差点夺眶而出,我已记不得上次给母亲掏耳朵是什么时候了。

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时间久了不掏耳朵会影响听力,有了这种恐惧感,所以我总喜欢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央求母亲帮我掏耳朵,因为那会让我感到很安全、很温馨。

拿一个小板凳坐下,头趴在母亲的腿上,听着母亲的命令“高点”“低一些”“对着阳光”,在轻挠轻痒间一种奇妙的感觉在耳朵里涌动。我总是习惯性地闭上眼睛,聆听耳朵里的响声,像是徐徐暖风吹动折纸一样,那种舒爽的感觉会随着挖耳勺的搅动层层奔涌,一直钻进心窝,真是“怎一个舒服了得”!那时挖耳勺还不是很流行,母亲用火柴棒的一端在我耳朵里轻轻地捣来捣去,这仿佛成了我儿时一种很特别的记忆,也成了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,至今想起也是意犹未尽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学会了自己动

手,也喜欢给刚从田里回来的母亲掏耳朵,希望这样能让母亲放松一下。拢一下母亲乌黑的头发,我小心翼翼地把火柴棒伸进母亲耳朵里,希望能为她驱散哪怕一点点的疲惫,也为终于能为母亲做些事情感到满足。母亲曾经说过:“我老了以后,你能这样经常给我掏掏耳朵,我就感觉很幸福了。”我总是撇着嘴说:“我妈永远年轻美丽。”

一次放假回家,给母亲掏完耳朵后,她竟然眼含泪水,我不理解什么难事让平时积极乐观且年过半百的她如此这般,我着急地询问原因,最后她若有所思地说:“我小时候也经常缠着你外婆给我掏耳朵,在你外婆生病的3年里,只要我给她掏耳朵,她脸上就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。做儿女的对于自己的父母没有很多肉麻的话,儿女的一个小小举动就能让父母倍感温馨。”

母亲用一双勤劳的手照顾着这个家庭和三个孩子。这么多年,她没有享到什么福,却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个,“母亲”这个词写起来如此容易,做起来却是如此不易!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再给母亲掏耳朵时,我惊讶地发现她曾经乌黑的头发里已经长出了很多白发,那一刻,我似乎领悟了史铁生的话,“那时她的儿子,还太年轻,还来不及为母亲想,他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”。

上大学后,我半年回家一次,每次离家前母亲好像都有嘱咐不完的话:“明天你要走了,我心里还真舍不得,好像家里少了什么似的,记得明天给我掏完耳朵再走。”“我是去上学,又不是一去不回,等下次回来了我还给你掏耳朵。”说着这话的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……

后来,我特意买了一个挖耳勺带在身上,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挖耳勺寄托对母亲的思念。我仿佛看到了母亲脸上幸福的笑容,她的笑让我情不自禁地怀想逝去的岁月,她曾经的开心、难过、忧郁……也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后,阳光下,一个儿子在为老母亲掏耳朵,母子二人都欣慰地笑了。

作家赵波说:“时间悄无声息改变了我们的外表和内心,雕刻了我们的内在个性和精神。它如水一般流过我们的每一个日子,就在你毫无知觉的时候,你已经被它,刀子一般的手,刻过了。”

时间的流逝,终让我明白,不能再蹉跎怠慢,我想抓住岁月,想让时光驻足,想留住所有的美丽,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尽一份人子之心、人子之责。



人生永远在拼搏的路上

■ 聊城 田方芝

人生,永远在拼搏的路上获得希望,拥有阳光,得到赞赏,走向成功,获得掌声。

如果青春的青云打湿了人生流年的记忆,或者衣服上沾满了风霜之后的灰尘油渍,那就用力地抖落下风尘灰土,用勤劳和勇敢的汗水洗去遗憾和所有的疲惫和疲劳,用拼搏去铸造一生的坚强和担当。

从不去抱怨,也从不怕孤单寂寞,努力沉淀和积累知识的宝藏,下定拼

搏的决心,获得更多的希望。不求人生轰轰烈烈,但求坦坦荡荡、平平凡凡地度过自己的人生。有时间,静下心来思己过,面朝大海春暖花开,笑看风云飘过,在流年岁月的蹉跎里永不留下遗憾和困惑。静听鸟唱歌,带着喜悦欣赏夕阳下花开花落的经过,慢慢摸着石头过河,相信自己的智慧,通过拼搏、进取、开拓,就会有欢乐,就会有收获。

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别停下自己前

进的脚步和节奏,坚持就是走向人生成功的第一步,坚定的信念是向胜利又靠近了一步,坚持决定了态度、意志和意念,宁可一时孤独和困难也决不退缩和放弃,决不违心地停下追寻的脚步,宁可多走一些弯路也不等待停留,也不徘徊、彷徨、惆怅,不将就迁就、敷衍了事。付出的心血多了,便会得到更多的收获!

人生,永远在拼搏的路上坚强地走下去,才能永远顺利健康成长,才能永

远幸福安康,才能看到希望和曙光!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作品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⑰

真是一座好山。此时的谢榛,心情极为愉悦。虽然此次来到京城,杨大人没有委任自己差事,但听他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况且,又认识了悟正、李秦。

攀登着陡坡,闻着清新的空气,谢榛脸露喜悦之色。正值秋末,虽然有点寒冷,但一运动,身上便渐渐地热乎起来。谢榛看到好多血红色的树叶,由红叶,谢榛想到美人的红唇。世间所有美的东西,无论是人是酒,都能激发诗兴。三人一边观赏山景,一边随意谈笑。忽然,脚边一声响动,一只灰黄色的野兔窜了出来,飞快地沿着山坡奔跑。

兔子!悟正小孩似的大惊小怪。

谢榛、李秦看到悟正的表现,哈哈大笑起来。李秦说,你看你这个野和尚,还不快快收敛,前面就是香山寺了。

悟正说,收敛什么,停会儿看我与寺里的高僧谈经论道,说不定谁高谁低呢。

谢榛看一眼悟正,心里暗暗称奇。

香山寺到了。守门的小僧见到三人,便深施一礼,问道,三位到寺里有何指教?这位师父,可有度牒?

悟正拿出度牒。小僧看了看,躬身放行。三人走进寺院,好奇地东看西看。

三人本打算拜见住持的,但一打听,知道住持不在寺里,不免有些失望。正想离开,突然身后出现一个僧人,大声问道,施主可是山东临清人。

谢榛猛地站住,随即回过身来。只见说话的僧人二十五六岁,身材高大,面容和善,一双眼睛透着聪颖、博学与彻悟。

谢榛欣喜地回答,是啊,我是临清人。

我也是临清人。僧人说完,上前几步,一下抓住谢榛的手,说,他乡遇同乡了。天快正午了,我要留你们吃顿斋饭。说这些话时,僧人眼里泪汪汪。

谢榛对悟正、李秦说,既然我老乡诚恳挽留,我们就叨扰一顿吧。

悟正说,还没问大师法号?

玉峰。

是玉峰上人,久闻大名。

他的法号是悟正。谢榛介绍,这一位是新进士李秦。我姓谢,名榛。

玉峰一一施礼,然后带三人进入一间僧舍。三人立即惊呆了,只见两间房子的僧舍,四壁全是高大的书柜,里面全是佛经。房子中央有一个矮桌,上面放着茶具。靠近南窗,有一张大桌,桌边有椅。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佛经,还有一摞新安仿造宋藏经笺纸。一张笺纸上,用流畅的米体行书写着读经心得。悟正看了,啧啧称奇,再也狂傲不起来了。

玉峰招呼大家坐下,喝茶。

玉峰问谢榛,先生家在临清什么地方?

谢榛回答,西门外火神庙南边。

玉峰听了,轻轻点头。随即说,听说快建临清新城了,建成后,你家就在新城里了。

谢榛说,我也听说过此事,临清处在南北要冲,是一个粮仓重地,没有城墙的保护,不行。对了,您家在哪里呢?

玉峰迟疑一会,才说,城东孟庙。

谢榛听了,心里微微一震,脸上有点诧异。几年前,听说孟庙孟家的二公子在京城出家了,可能就是眼前的玉峰上人。孟家是临清有名的富户。工部在临清设有营缮分司,委派一些有能力的人管理砖窑,孟家老爷一人便掌管了五十多个。孟家砖窑生产的青砖,上刻有工匠的姓名,以示负责。孟家砖硬如石头,敲之有声,远近闻名。这样,孟家就发达起来。谢榛不明白,富家公子为什么看破红尘,剃度为僧了呢?他的嘴角动了一动,想问问原因,却最终没有说出。

(未完待续)